



美丽濠西
◎李斌

沙漏

◎蔡赞生

当命运相聚在一起
走过的路反复叠加
如肩胛骨间的一粒粒沙
在西南角参井星宿里小憩的时候
才意外交出内心部分的软。
路过的春天,路过的花瓣

误把它们当成天地的玲珑
和山水诱人的刹那

我想穿过那一片沙,想知道
那滴落的呈现会是什么样
沙有各式各款

最美最苦的
是泪的形状

在沙漏面前,我交出时光
和一片灰的色彩
在珍藏半生疼痛的遗落间

满头深雪

◎低眉

一个没有姐姐的人是不幸福的
我也是个幸福的人吧
小嬢嬢,我的姐姐

明年就是你离开这个世界三十年了
想起你,心里的深雪落在纸上

纸上的深雪,堆在头上
每年六月,我的头顶便开始下雪
我也是个满头深雪的人了

扬波墨海癖金石

——读石剑波兄《金石莲花》

◎赵一锋

这一波石剑波兄又来了个大的,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书法印章集子《金石莲花》,书法家王冬龄为之序,书法家刘灿铭、朱敏以及作家低眉为之跋,全书收录60幅书法作品,存自刻印12方,师友刻印20方,可谓洋洋大观!

剑波兄常云:写字必读书。他一定是读书的,不然前几年他的《南通历代书家研究》是写不出来的,读书就是书法的理论基础。其实古代是没有书法家一说的,写字只是一种技能,文人的必备基本功,书读得多了,腹有诗书气自华,通过写字表现出来,恰恰他写的字有些书卷气。《金石莲花》中收录其书法作品多为古人的诗、对联、文章、题拓片,临前人书等等,这些作品首先是文化,而后是书法。

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日,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友人谢安、孙绰等四十一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雅集,饮酒赋诗。王羲之将这些诗赋辑成一集,并作序一篇,记述流觞曲水一事,并抒写由此而引发的内心感慨。王右军借着几分醉意挥毫写下了《兰亭集序》,这一写不打紧,后世书家推崇的“天下第一行书”诞生了,据说后来他又写了几遍,都不如第一遍写的。《金石莲花》里收录了剑波兄临写的《兰亭集序》,落款时间是:岁次庚子夏,公历2020年,其实这一篇他写了几十个春秋。他

的第一位老师是颜真卿,颜先生教大字,雄伟刚劲、大气磅礴;进而又求教于米芾,米芾潜心魏晋,以晋人书风为指归,寻访了不少晋人法帖,连其书斋也取名为“宝晋斋”,剑波兄渐渐也开始追慕“二王”,欹侧多姿、错落有致、变化多端。写着写着,松江董华亭的字又迷得剑波兄如痴如醉。董华亭师米襄阳,萧散有致、飘逸秀润,康熙大帝甚是喜爱,以至于南巡时驻跸松江寻访董其昌后人,得知其孙落魄,爱屋及乌还赏给了个同知衔。清末梨园行有句话叫“无腔不学谭”,说的是老生都宗谭鑫培一脉,都以谭派为正宗,可后来余叔岩、高庆奎、言菊朋、马连良等又创作出自己的门派,剑波兄写《兰亭集序》,有颜的骨子,米芾、“二王”的尊贵,又有董香光的影子,质朴的线条,一种超逸的境界。

“大字要紧,小字要疏”,《金石莲花》中“凝神”二字,凝字浓墨敦厚,神字枯笔颀长,一浓一枯,肥者丰腴,瘦者遒劲,再观落款:辛丑大雪,原来是呵气成冰时节,书者凝神屏气,一气呵成写出“凝神”二字,此时心外无物,惟书耳!有清以来,书家都喜写对联且尺幅都较大,如:翁松禅、张啬翁、何绍基等,剑波兄集子里的对联有十副之多。狼山广教寺对联:长啸一声山鸣谷应,举头四顾海阔天空。狼山位于大江口,号为“江东第一山”,滚滚长江东逝水,

浪花淘尽英雄,登山临江,胸襟开阔。剑波兄此联对联写得很大,长180厘米,宽24厘米,字写得很大,紧凑有序、线条秀润、清风拂面、潇洒飘逸。剑波兄的大字观之可谓密不透风,小字亦是可爱,虽小可谓疏可走马。“行书陈曙亭诗十二首”为抄录乡贤陈曙亭先生的诗作,陈先生是如东岔河人,十多岁时赴南通谋生入翰墨林印书局为徒,并入书画篆刻家李苦李、陈师曾之门,此后一直深潜于书画篆刻,书法篆刻造诣极高,受到师友的推崇,朝鲜诗人金沧江南通才子目之。陈先生一生为人低调,书画篆刻之名也只为圈内人所知,这一点剑波兄倒是有几分相似。十二首诗写在五张扇面上,横疏竖紧、错落有致、洒脱自如、颇有古意。

金石学创建于宋代,鼎盛于明清,民国后逐渐衰落,剑波兄《南通历代书家研究》对东皋印学系统进行了阐述,其实他也刻印,也是个实干家,难怪乎他写字有“金石气”。集子里收录自刻印12方,上溯汉印,追慕黄经、许容、程邈、童昌龄、乔林、黄楚桥、汪怀信等“东皋印派”之风,又学吴老缶、白石老人,尽显印学之拙妙!

《金石莲花》的出版是一次蜕变,一介书生仗剑走天涯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,扶海大地,扬波墨海,艺癖金石!



怀念葛克平老师

◎沈媛媛

5月6日,得知在家因重病发作、83岁的葛克平老师离世的消息,我心情特别沉重,眼泪无法控制流了出来。

葛克平老师是“拍摄苏通大桥第一人”。

他长期在江苏农垦系统工作,是一位从农垦大地上走出来的省内外知名的摄影家。

退休前,他担任过南通农场、南通农垦局党委书记,当地人总是亲切地称呼他“葛书记”。

认识葛老师是2013年我到苏锡通园区工作的次年。

一次,去市摄影家协会听讲座,经人介绍,我认识了葛书记,他赠送了一本2008年出版的《世界第一斜拉桥——苏通长江大桥》摄影作品集给我,看了很是震撼。

2002年,葛克平老师退休,正是大桥开始建设之年。他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,不论严冬酷暑,坚持每隔几天,有时每天都要到施工现场跟踪拍摄。

从陆上设立GPS控制点、地质钻探初勘开始,到大桥正式奠基;从在江中搭建试桩平台打下第一根桩,到2008年7月1日正式通车,连续7年,他用镜头记录下了大桥建设全过程的历史图像资料。

他先后用胶卷、数码拍摄了11000多幅图片,并按各标段的施工进度分别归类整理备份到电脑、光盘、移动硬盘中保存,为江苏省交通厅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图片作档案永久保存。

我小心翼翼地收藏着,时不时拿出来翻看一下。

后来,我加入开发区摄影家协会,与葛书记有了更多学习和交流的机会。

2020年10月,由开发区摄影家协会组织的专题会上,葛老师作了题为《植根农垦 岁月留痕:葛克平获奖参展摄影作品》的讲座,可谓干货满满。对于葛老师来说是一次阶段性的回顾和总结,也是摄影人生的新起点。

葛老师当年78岁,精神抖擞,背起相机创作不停步,同时讲课传授经验,热心帮带新人。

葛老师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,1975年开始,葛老师从事业余摄影,1979年在报刊上发表新闻图片。40多年来,他发表摄影作品3600余幅,参展280多次,曾获江苏摄影创作最高奖“金瞬奖”。

退休后,葛克平用镜头记录了南通农场改革发展巨变,并在老年大学、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讲授摄影课程,发挥余热。

“融入大自然,行摄乐拍,留下精彩瞬间,与影友共享幸福晚年。”这是葛老师的文化养老宣言。

葛克平老师作为一位资深的摄影家,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忆。